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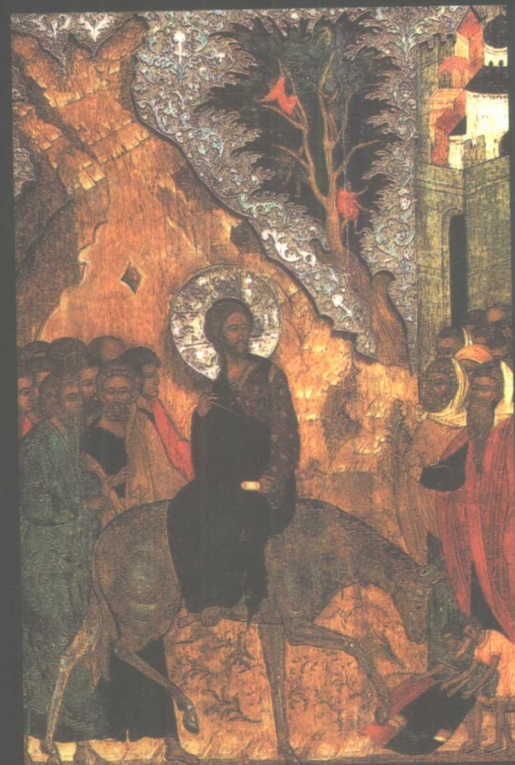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欧洲的转折

公元1500年—16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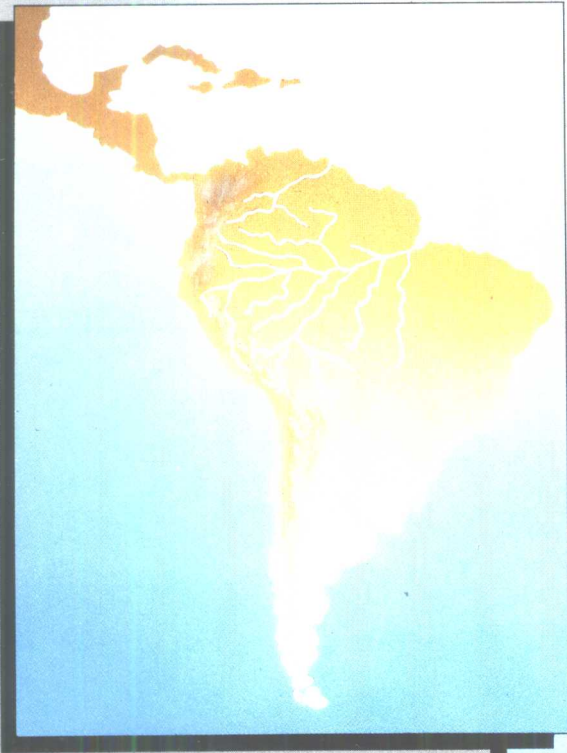
教会的分裂 / 征服新大陆 / 伊丽莎白时代 / 残暴的沙皇
奥斯曼帝国的巅峰 / 莫卧儿帝国的兴起



人类文明史图鉴

欧洲的转折

美洲



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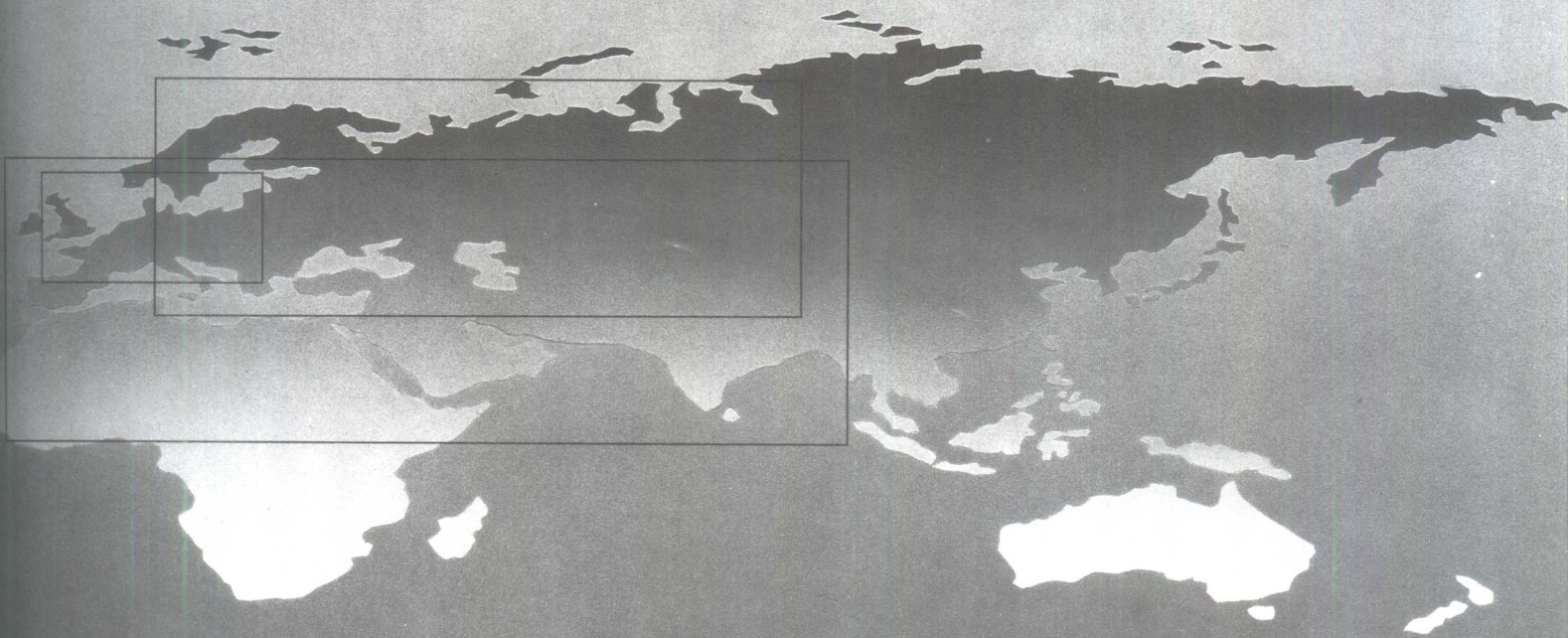
欧洲



公元 1500 - 1600 年



中东和印度





人类文明史图鉴

欧洲的转折

公元 1500 年 — 16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主编(欧洲):苏·乔安娜
欧洲部执行编辑: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兰

《欧洲的转折》编务

编辑:查尔斯·博伊尔
策划:里恩·布朗
研究人员:卡罗琳·卢卡斯
审稿:弗朗西斯·维兰
策划助理:雷切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莫莉·萨瑟兰

图片部:

图片管理:阿曼达·欣德利
图片统筹:佐薇·斯潘塞

编辑制作:

主任:萨曼塔·希尔
程序统筹:埃玛·维伊斯
编辑部:特丽萨·约翰
黛博拉·莱利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美国伊利诺斯州厄巴纳—香彭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当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德国:

杰弗里·帕克:美国伊利诺斯州厄巴纳—香彭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美洲西班牙殖民地:

约翰·赫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征服印加帝国》一书的作者。

英国:

丹·奥沙利文:吉斯伯勒普赖尔·珀斯格拉弗学院历史系主任。

俄国:

R. E. F. 史密斯:英国伯明翰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奥斯曼帝国:

罗伯特·欧文:《中世纪的中东》一书的作者。

印度:

克里斯托弗·贝利: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当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特约撰稿人:

詹姆斯·钱伯斯;罗德里克·康韦—莫里斯;尼尔·弗尔贝恩;埃伦·加尔法(文献);希拉·科尔(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格(波恩);
玛丽亚·扎·阿卢瓦西(巴黎);
安·纳坦松(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热姆·弗洛尔克鲁斯(北京);
简·沃克,特里尼·班德雷斯
(马德里);伊丽莎白·布朗(纽约);
安·怀斯(罗马);H. C. 黄(汉城);
迪克·贝里(东京);特劳德尔·莱辛(维也纳)。

中文译者:

庞秀成 刘莉

责任编辑:

王海利

目录

1 教会的分裂 9

短论:一个皇帝的逐渐消解的梦幻 32

2 征服新大陆 37

3 伊丽莎白时代 59

短论:火药革命 85

4 残暴的沙皇 95

5 奥斯曼帝国的巅峰 117

短论:展示特权的媒介 139

6 莫卧儿帝国的兴起 149

大事编年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4



教会的分裂

1

在布满车辙的路上，挤满了周围乡村的农民和村民，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川流不息地向德国的一个小镇于特尔堡拥去。他们像是去赶集，人人相信能买个便宜价，可是他们并不是去买牲畜或农产品。大名鼎鼎的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台彻尔在市场中央搭起一个讲坛，上面树起了一个带有教皇利奥十世像的大十字架。绣着金线的天鹅绒软垫上放着几份证书，证明他是经教皇本人授权的。讲坛旁是来自奥格斯堡富格尔银行的代表，当那些上当受骗的人将金币银币投进钱柜时，他负责监管。

“只要购买悔过书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就可从炼狱跳上天堂。”据说这句流行语最早就是从台彻尔嘴里说出来的。他的布道措辞激烈，他说：“人类犯的滔天大罪一天有多少，一个礼拜有多少，一年有多少，一生有多少？真是无穷无尽，罪人要在炼狱中受到无尽无休的惩罚。可是靠这些悔过书，你终生一次就能免除全部惩罚。”他说的“悔过书”就是通常说的赎罪券。台彻尔宣称，购买了这些赎罪券，就可以立刻避免因犯罪受到的惩罚，甚至将来犯了罪也能免受惩罚。台彻尔还说，不但购买者自身获益，而且其死去的亲属也能获益。

1517年4月的一天，在台彻尔布道的听众中有一位来自维登堡大学专门研究《圣经》的讲师，他就是33岁的马丁·路德。上大学期间，路德便开始确信出卖赎罪券在基督教义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听过布道6个月后，路德的愤怒迸发出来，在写给大主教的一封抗议信中，他列出95条论纲，斥责出卖赎罪券的险恶用心。这些论纲像下落的一个个重锤，敲击着腐朽的教条，表达了路德对它的蔑视。如第28条论纲说道：“钱在敛钱柜中叮当作响，当然也能助长人的贪欲。”罗马天主教会根据自己宣称的教义与路德展开论战，他们以教皇敕令的形式批驳路德的一些论纲。论纲指出了一些教会目前存在的缺欠，如“应该让基督徒们知道，只有他们不依赖免罪符时，教皇的免罪符才管用，但如果依赖免罪符而不惧怕上帝，那么免罪符则是最有害的东西。”

许多年后，路德的一位叫菲利普·梅兰克森的同事曾有这样的记载：路德也曾将他的论纲钉在维登堡教堂的门上。后来这个传闻曾广为流传。不管路德事实上有没有过这种公开的戏剧性举动，这些论纲还是在几周内就被印刷并传遍德国，甚至流传到国外。路德的论纲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这是《愚人船》中的一个细节，由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博施创作于15世纪70年代。一位修女和一位修士正兴致勃勃地试图从悠来荡去的球形糕点上咬下几口，由此象征人类贪欲的罪孽。16世纪初，许多传教士和修士都有情妇和非婚生子女，社会普遍对此表示鄙视。而教会财务上的贪污舞弊行为更加玷污了罗马教会的形象，这就为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契机，这次改革革新了基督教欧洲世界的信仰权利，改变了欧洲政治联盟的格局。

同时,它也无情地破坏了德国及其它国家和地区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统一的天主教会。新的信仰方式将会建立起来,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分裂,有的仍忠于原有教义,有的则忠于新的教义。同样,欧洲的政治面貌也可依此勾勒出来。

养育路德成长的德国是由众多的侯国、公国,以及其它独立领地拼凑起来的国家,这个国中的大小诸侯领地又受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基督欧洲的最大王国的辖制。其中有些地区,特别是 65 个帝国城市,它们的日



1517 年至 1525 年是宗教改革最关键的第一阶段。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的萨克森和邻近的德意志北方诸侯国以及靠近瑞士苏黎世城的德意志南方各地,论战进行得最为激烈。然后向外蔓延遍及欧洲全境。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率先采纳路德教义。1534 年英国建立了自己的国教。从 16 世纪 40 年代起,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宣扬的教义在法国和其它国家被普遍接受。到了 16 世纪 60 年代,只有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仍未受到新教的影响。



1529年马丁·路德摆好姿势让画师画肖像，这时他因批驳教会教条而招致迫害的危险已经过去。摒弃了修士的生活习惯后，他开始安于世俗生活，与妻子和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通过发表大量的著作和文章，或通过宣教布道以及在维登堡的教学活动，路德仍继续影响着宗教改革的进程。在他的同事中，有位叫卢卡·克兰奇的长老（也是位画家和书商）为路德的著作画了作者肖像，还制作了木刻插图，然后在自己的书店出售。

常政务都由市议会处理，因此能够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所有诸侯国至少在名义上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帝国皇帝则被认为是教皇在世俗世界的代言人，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袖，所以，16世纪初德国人民表达各种不满的矛头既是指向教皇教权的，又是指向皇帝的皇权的。

上一个世纪，人们渴求知识，这种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传统，它导致人们对传统中的包括宗教在内的各个领域提出普遍质疑。鹿特丹的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是当时欧洲最受尊敬的学者，他认为教会的许多仪式的依据都是异端邪说。此外，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一些神学家也对教会提出了批评。在德国，学者们还从传说和历史的角度的研究了德语民族的起源，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从而向教会长期建立起来的许多教义提出了挑战。1492年，位于德国南方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成立，在成立典礼上，诗人康拉德·策尔蒂斯号召全体德国人恢复这个民族“在古代常常使罗马人惊慌恐惧的那种民族精神。……我们已经使我们民族饱受奴役之苦，因此，让我们为此感到羞耻吧，应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能看出，人们对教会的抨击理由充分正当。许多教区神甫是文盲，几乎不懂如何举行普通宗教仪式。虽然教会规定神甫应过独身禁欲生活，但是许多神甫都与女人同居，主教们宁愿对此事放任自流，否则他们就不会从处理此事的罚金中得到好处。许多修士和修女公然违背安贫乐道、朴素贞洁的誓言。但是教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那些贫穷的会众，通过异端邪说和繁文缛节限制着他们的精神视野。人们普遍相信圣物神迹具有治病疗伤的功效，对炼狱的恐惧胜过对救赎的希望，这种恐惧是教会强加给会众的，因为教会反复强调人在来世会因所犯的罪孽付出巨大的代价。

路德本人对自身深深地怀有一种罪恶感，这种感觉他永远不会消除。他坦白地说，自己年轻时曾有好几次憎恨制定了戒律但又无法让人遵守他们的那个上帝。同时他又谴责那些违背戒律的人，说他们犯了滔天大罪。

1483年，路德生于德国的一个小镇艾斯勒本。父亲汉斯起初是农民，后来专心从事铁矿开采，再后来发迹成了当地议员。他对天资聪颖的儿子抱有极大的希望，不惜动用他的辛苦钱送儿子进大学专攻法律。1505年儿子入学，可是学了两个月法律后，他突然决定放弃法律专业，进了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教团修道院，这使父亲大为失望。据记载，21岁的路德探望父母后返回大学时途中被一个闪电击倒在地。在惊慌中，他对父亲崇拜的圣徒（也就是矿工们的庇护女神）呼喊道：“圣徒安妮，救救我，我愿终生为修士以洗劫我的罪！”

没有哪一个新信徒像马丁·路德那样信心坚定，那样义无反顾。后来他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修士，我非常严格地遵守戒律，说真的，如果曾经有一位修士因苦苦修行而上了天堂，那一定是我。修道院的所有修士，只要认识我的，都会替我作证。如果我再继续下去，整天祷告、诵读、时常斋戒以及卖力于其他工作，迟早就会要了我的命。”这样苦修苦行至少出于这样一种动机，那就是他个人对于许多戒律和仪式的价值心存疑虑，而当他被任命为神甫并第一次作弥撒时，这种疑虑反而加深了。弥撒仪

式结束后，他感到心力交瘁，于是向他的父亲汉斯寻求精神支持，可父亲仍不能原谅儿子放弃法律学业去当修士的做法，他还责备儿子不供养年老的父母。当马丁申辩说他当修士是听从了阴云闪电中的一个召唤时，汉斯愤怒地说：“但愿上帝能告诉你那是不是魔鬼的召唤！”

根据教会说教，上帝的意志会借助许多宗教仪式得以实现，可是路德越来越怀疑这些仪式是否可靠。在1510年至1511年间的冬季，他因神甫教务来到罗马，朝拜了一些圣地。在其中的一个圣地，据说要使人的灵魂从炼狱中获得释放，每上一个台阶都必须背诵拉丁文的主祷文。他依照要求做了，可是正如他后来详细描述的那样，登完所有台阶来到顶部之后，他对主祷文的效力也半信半疑了，内心产生了一个疑问：“有谁知道主祷文是否真的这样神奇？”

一回到德国，他就被任命为新建的维登堡大学的讲师，这所大学曾由萨克森的弗雷德里克创建。在这里，路德一边研究、一边教学，在神学方面有了许多了不起的见解。他开始相信这样一点：人们想获得拯救，不仅依赖他们的行为，而且依赖他们的信仰。他对《圣·保罗致罗马人书》中的一段文本进行了解释，他说“通过信仰你获得拯救”的意思是“仅仅通过信仰你就可获得拯救”。他不再把上帝看成是与之交换货物的会计，也不看成是一个不断要用优良的业绩才能与之和解的严厉的法官。基督是来拯救罪人的，通过个人势单力薄的努力是不会得到拯救的，但只要相信基督的力量我们就可获救。从这一观点出发，路德认为教会宣扬的许多教义都是牵强附会亵渎神灵的。尤其令人怀疑的是这样一个信条：期待上帝会对一个基督徒施与恩典，要看这个基督徒做了多少下列善事而定，如念诵祈祷文的次数，朝圣的次数，做过多少次施舍，是否崇拜圣徒和圣迹，等等。路德认为这个信条会威胁基督教，使它转而接近多神教，也会导致出卖赎罪券这样的恶行。

出卖赎罪券尤其使路德感到愤慨。根据传统的告解教义，一个有罪的人必须首先对他的罪感到懊悔，然后向神甫忏悔；当罪人完成一次苦行赎罪（比如背诵祈祷文或作一次朝圣）之后，神甫便能答应赦免他的罪。到了1300年，教皇擅取了规定赎罪的情形和种类以及赎罪方式的权力，并发放免罪符证明悔罪的罪人已经获得赦免。得到免罪符的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力大小向教会捐款。

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涉及对炼狱的解释。虽然《圣经》中并没有明确提及炼狱，但到了中世纪，这一说教得到发展。部分原因是人们要求解答人死后为什么活人为他祈祷这一问题。如果死者在地狱，任何乞求都不能将他赎回；如果死者在天堂，那么几乎无需我们代为祷告；如果既不在天堂又不在地狱，那么，不洁的灵魂将会把在尘世间残留的罪过冲刷干净，达到要求后送入天堂。到15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名誉欠佳的教皇之一西克斯图斯四世，因急需用钱，便将告解教义和炼狱教义拼凑起来，发售赎罪券，声称购买者可使已故的值得追念的亲属立刻从炼狱进入天堂。

根据宣传者约翰·台彻尔的解释，购买赎罪券的人不需通过悔罪来使赎罪券发生效验。更严重的是，围绕台彻尔的努力促销活动形成了一个教会贪污腐败网，这其中涉及路德给他写信的主教。台彻尔利用职权为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大会堂募集资金，这个新的大会堂建筑设计宏伟，

人文主义者的觉醒

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人们开始大胆追求知识、崇尚艺术，这种文化思潮和运动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相信人的自身能力和性善本质。学者们热心地追求人文主义理想，着手重新发现和解释被人遗忘了许多个世纪的、古代罗马和古代希腊伟大文明的各项成就。

将这一新学问介绍到北欧的最主要学者是 1466 年生于荷兰的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他写了大量神学论文、社会批评文章和讽刺作品，并且首先将《新约》由希腊原文译成拉丁文。这就为一直苦于没有权威圣经文本参照的教会教条批评家们提供了批判的武器。

伊拉斯谟猛烈抨击了神职人员的荒淫和腐败，并且对马丁·路德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不过他仍然坚定地忠于罗马教廷，并且写道：“我下了一枚鸡蛋，可路德却孵出了一只鸭。”



这幅版画是德国艺术大师丢勒的作品，画中表现伊拉斯谟正伏案写作，周围是书籍和鲜花。



覆盖圣彼得殉难地,同时还弘扬罗马教皇统治的荣光。台彻尔也受到美因茨大主教阿尔伯特的聘用,而教皇利奥十世已授权阿尔伯特截留售卖赎罪券所得款项的一半。阿尔伯特亏欠富格尔银行 10 000 杜卡特银币,他借这笔钱是用来偿付利奥的,因为利奥允许阿尔伯特同时保留了 3 个主教职位。因此,诚实的人们轻信了他们的谎言,从而用金钱助长了教士和银行家们的贪婪。

路德当时可能还不清楚教会这种盘根错节的金钱交易,他只是相信出售赎罪券从根本上来说是危险的。人们一直怀有罪恶感,因此购买赎罪券才会免受死后在炼狱里受惩罚。在路德看来,人们已从根本上被教会误导了。这是个生与死的问题。

教皇利奥十世懒惰成性,整天寻欢作乐,据说他在继位时甚至说:“上帝赋予了我们教皇权,现在就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一权力吧。”

当教皇接过美因茨大主教呈递上来的路德的 95 条论纲时,他不得不采取了行动,于是首次决定路德必须受到他所在教团也就是奥古斯丁教团的惩罚。接着,路德被召去参加一次教团会议,会上他为自己的 95 条论纲辩护,却得到与会者的广泛支持。然后他接到通知去罗马,后又被拒绝,似乎罗马教廷方面有明智的考虑。尽管传言说路德将遭逮捕,但他仍然同意在奥格斯堡会见罗马教皇的代表卡迪纳尔·卡耶坦。但会面的结果是,在赎罪券问题上卡耶坦仍强调需要服从教皇权力,这使路德开始对建立和保持教皇权威的全部依据提出质疑。

1518 年底,路德回到了维登堡。到这时,在教会看来,他已变成了一个具有异端邪说的危险人物,应该受到压制。但萨克森的弗雷德里克是他的一位很有实力的保护人。当教皇设计迫害他时,他也能够有表达自己思想并且获得支持的宝贵的空间。弗雷德里克是神圣罗马帝国内最大的选侯之一,也是各诸侯的首领。这里的民众具有传统的宗教观念,他们以拥有 17 000 个圣物、圣迹感到自豪。这些圣物、圣迹包括据说是摩西带领犹太先民出埃及时用做火炬的一块灌木,一些圣徒出生时用过的摇篮和襁褓,33 个残缺的圣十字架,还有一小瓶圣母马利亚的乳汁。虽然这位保护人即萨克森选侯也许并不赞同路德的激进观点,但经过路德的亲密朋友也是这位选侯的神甫的劝说,他才同意这位有头脑的年轻人应该在萨克森得到庇护,而不应将他送到罗马受审。1519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弗雷德里克是 7 个宗教和世俗选侯之一,有权选举新的帝国皇帝,这使教皇不情愿与之对抗。

甚至在查理五世当选后的那一年,弗雷德里克仍然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的保护下,路德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师变成了全国的名人。有一件事可以提供佐证。1519 年在由弗雷德里克主持的莱比锡神学论战中,路德与专业辩手约翰·埃克针锋相对。这种辩论常常持续数周,吸引了大量听众,人声鼎沸。在 18 天的辩论中,埃克企图诱使路德否认他自己完全赞同约翰·胡司的观点。约翰·胡司是捷克传教士,1415 年作为异教徒被罗马教廷判处极刑,烧死在火刑柱上,而路德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路德从未承认自己是异教徒,他认为他是教会的捍卫者,只是教皇而不是路德自己偏离了教会。路德与埃克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他们如何认定传统和《圣经》两者的作用。天主教的论据一直是这样:因为上帝监察世人。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形成并被教会接受的教义信条(包括赎罪说教)不可能有误。否则上帝早就将

欺诈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但路德不想争辩这事在历史上是否清白正当，他坚持将论题拉回到《圣经》上来。只要《圣经》典籍中提到“教皇”或“神学家”这样的字眼，路德就接受他们的地位。否则，路德则决不会接受。显然，这种论战是不会有结果的。

1520年，路德发表了至少24本著作和小册子。他的《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不是用教会通用语言拉丁文写的，而用的是德文，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他在公开信中呼吁召开宗教会议调查教皇滥用职权问题。同时，他否认神职人员的宗教活动存在应该享有的某方面的特权，他呼吁国人进行教会改革。他争论的焦点放在“众信徒的神甫职权”上，这是他最具革命性的论点所在。他说：“假如人数不多的一群虔诚的基督徒被关在狱中或被带到荒漠上，人群中并没有主教委任的神甫；同时，假如要选出一位神甫，不管他的出身是否合法，还是要让他给婴儿洗礼、为大家举行弥撒、把异教徒逐出这一群体、给大家布道，那么这个人就是地地道道的神甫，同所有教皇或主教委任的神甫毫无二致。可是如果我们都不当神甫，这一切又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同一篇宗教论文中，他痛斥了教皇的贪婪，说教皇是“地球上出现过的和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盗贼”，并且强烈要求停止出售赎罪券，取消去罗马朝圣的惯例。他还提议应允许神职人员结婚，“并不是每个神甫都可以离开女人的，这并不是仅仅考虑到了人的薄弱意志，而且还考虑到了神甫的世家传。”他还号召停止保持一些宗教假日和纪念圣徒日。在这些日子里人们通常要举行盛大游行和其它娱乐活动，比如“酗酒、赌博、闲荡以及其它罪孽，在这些圣日里我们让上帝发出的愤怒比平日哪天都多”，路德这样写道。还有，他这种放荡不羁的活动也会使一个本分的男人变成“游手好闲”之徒的。

神学上更有意义的一部作品是《教会的巴比伦幽囚》，这一题目将教会教皇的统治与在《圣经》中曾描绘过的受奴役的以色列人联系起来。作品用拉丁文书写，目的是给知识阶层人士看的。在论文中，路德争辩说，教皇利用职权将广大基督徒引上邪路，许多信条和仪式都是人为的，并非秉承上帝的旨意。他特别抨击了教会的7种圣礼（如婚礼、圣职任命仪式、为垂死者举行的涂油礼等），这些礼仪只能由神甫举行，并且声称能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7个圣礼中的这4个圣礼是路德坚决加以摒弃的，理由是《新约》中对此只字未提。还剩下浸礼、弥撒和忏悔式（不到一年，路德本人也将放弃忏悔）。路德再一次对所有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包括上帝不会引领他的教会误入歧途这样的观念。

在与对手的争辩中，路德用最激烈的言辞批评了弥撒仪式。教会使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表达化体（指圣餐面包和酒化为耶稣的肉和血）教义，对这种做法路德表示气愤。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一切事物既具有“本质”又具有“偶性”。前者使某物成为自在之物，后者构成供我们经验感知的事物的特征。根据教会教义，在作弥撒期间，面包的一些偶然性特征（如味道、质感、色形等）一直保持不变，但是当神甫献身时，

